

文澜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食人神话：

基于人类学与食人族传说的研究

[美] 威廉·艾伦斯 著

蔡圣勤 胡忠青 殷珊琳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
20世纪南非英语小说研究(14BWW075)”阶段性成果

文澜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食人神话：

基于人类学与食人族传说的研究

[美] 威廉·艾伦斯 著

蔡圣勤 胡忠青 殷珊琳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人神话:基于人类学与食人族传说的研究/(美)威廉·艾伦斯著;蔡圣勤,胡忠青,殷珊琳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1
文澜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7-20629-8

I.食… II.①威… ②蔡… ③胡… ④殷… III.异常行为社会学—研究 IV.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4011 号

Copyright © 1979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phagy, First Edition by William Aren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7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han University Press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本书原名为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phagy* (第一版),作者 William Arens,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英文版。本书中文简体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对原著的译文负全部责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译文中的任何错误、遗漏、不准确或含糊不清,或因依赖原著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1 字数:153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629-8 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没有哪个学科能强制世人使用其著作。
但有时，它的假设需要加以检验，这不仅
是为了那些经常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公众，
而且是为了学科本身。

——玛丽·道格拉斯

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对食人说似乎都抱
有病态的兴趣。若提起这类话题，他们几
乎对任何说法都相信无疑。

——E. E. 伊万斯·普里查德

自序

笔者对食人说产生兴趣，纯属偶然。有一年在我讲授第二学期的一门导论课程中，一位学生问我为什么要讲亲属关系、政治和经济，而不讲像巫术、野外的田野调查和食人说等那样有趣的事情。这个意见的确也唤起笔者某些同感。我由此想起了在大学读书时的自己。开始接触人类学课程以后，我几乎和这位同学有同样的体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的导师对这些问题也不太感兴趣。虽然我后来一直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可起初的那种兴致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不是对异国风物产生好奇，而是对一般人不易关注的方面逐渐感兴趣起来。这种变化，对专业学者来说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为何如此为这个问题费神，我现在仍不明白。后来，我准备某些讲义的时候，开始了对食人族的研究，再以后逐渐深入到对食人传说的研究。刚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时，我和读者一样，以为食人说是自古到今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我是抱着弄清疑问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书中的探讨都是我改变兴致以后，本着做学术的态度写出来的。

像其他至关重要的人生体验一样，工作开始之前，会预想得很轻松，而且值得去完成。然而，钻研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发现做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与其他事情相比，我体会到为什么有的作家认为笔杆较利剑更有分量。通常，笔杆比利剑还重，有时甚至连提笔的兴致都没有。再则，研究过程中，经常还遇到其他许多难处。比如说，要谈当今坦桑尼亚农村的民族结构，笔者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排得上名次的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但如果离开了这个有把握的一定限度的范畴，写作的质和量上

都会碰到几乎不能克服的障碍，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正因如此，本书的撰写实际成了一个靠许多人帮助的众说纷纭的东西。比如，我曾记得一个东方主义学者跟我提到过一个信息源，她说在中国许多人相信高丽人（韩国人）以前是食人族，而在韩国则有相反的信念。当我提到保持跟踪所有的人和事是多么艰难的时候，她告诉我，在东方，这恰好是猫年^①。

预兆里曾有些安慰，但通常我不得不转向其他人寻求不同的支持和服务。有的人给予我切合实际的规劝和帮助；有的人对我表达了信赖；最后，更有些人表现的是鼓励和鞭策。代表人物有黛安娜·安特斯·艾伦斯（Diana Antos Arens）、杰弗里·W. 艾伦斯（Jeffrey W. Arens）、约翰·布尔顿（John W. Burton）、南希费尔利（Nancy Fairley）、D. 卡尔顿·加吉塞克（D Carleton Gajdusek）、波拉·布朗·格利克（Paula Brown Glick）、迈克尔·格拉姆利（Michael Gramly）、罗纳德·格林（Ronald Greene）、大卫·希克斯（David Hicks）、伊凡·卡普（Ivan Karp）、查尔斯·梅尔马德（Charles Malemud）、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斯坦利·里格尔逊（Stanley Regelson）、劳伦斯·泰勒（Lawrence Taylor）、罗伯特·J. 提尔利（Robert Tilley）、马利·沃克（Mari Walker）、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罗伊·威利斯（Roy Willis）、凯西·杨格（Kathy Younger）等。各位当归属哪一类，要由各位自己下结论。大家都给予了我勇气，但往往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意见一致。因此，我有言在先，不管是学术上的表现形式方面，还是引用事例或解释的错误，一切责任都由本人承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行学者却在给我泼冷水，劝我不要伸出脖子做出头鸟，要考虑自己的学者身份等。他们的态度反倒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尤其是对人类学与食人的观念有多少瓜葛方面更感兴趣。

① 原文是“Year of Cat”，其实东方华人圈文化里用动物“属相”标记年的系统里，并没有“猫”这个属相。这里的说法无疑是对某学者的讽刺。——译者注

为保持学科求真的性质，本书在格调上持批判性态度，并不是针对某一人所写的。只是想通过某些形式，使年轻一代发现这项研究的意义。或许，他们中有些人以后也会成为人类学家。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没有必要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生存着食人的怪物了。

威廉·艾伦斯

1978年8月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学与食人神话	/ 1
第二章	食人族的典型形象	/ 35
第三章	当代食人族及现象	/ 69
第四章	史前食人族种族世界	/ 97
第五章	食人说的神话世界	/ 111
第六章	人类学的神话世界	/ 132
参考文献	/ 150	
译后记	/ 165	

第一章 人类学与食人神话

在 19 世纪这个符合时代特征的、充满乐观主义的年代，有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人类文化感兴趣起来，神圣地将他们的新生学科命名为人类学——一门研究人类本身的学问。尽管现在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显得有些大惊小怪，但在当时的确表现出了人们刚踏入这门新学科时的勃勃雄心。他们的尝试创建了探讨人类普遍生存条件的新的科学构架。时代要求弄清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提出诸如探索人类历史的系统重构、探索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根本等主张，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正如一位著名现代人类学家所说，那时一度存在着对“显性的普遍性（crazing generality）”发现的骄傲^①。

这一雄心勃勃的新称谓吸引了一批在古典学、历史学、哲学和比较法学领域有过良好训练的国际学者的参与，他们后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鼻祖。他们的无数卷洋洋洒洒的著作，从现在的学术角度来看，称得上举世无双。这些学者的功绩在于，不但启发了学术界，也启发了一般思想界，让人们乐于谈起那不太遥远的过去。然而，且不论其本意和知识水平，他们无力推动这项工作完成。他们肩负时代的崇高使命，倾注几十年的心血钻研的结果，不是对各种制度的起源或思维本性得出确切的结论，而是充斥大量的无成效的争论。

以前视为重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点姑且不论。且说

^① Needham, 1972, 第 219 页。crazing generality, crazing 开裂的，有裂开纹路的。这里译成显性的，即开始成为显学。——译者注。

把这门科学的定义和名称继承到 20 世纪的后裔学者，他们大大缩小了兴致的范围，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较精确定义的问题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呢？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学说的创始者们沉醉于漫无边际的理性的冒险之中，那时的通病是不正视未经尝试所存在的困难。另一方面，那些空洞的理论家们也没有可靠的资料。因此，他们逐渐认为直接体验异种文化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实际的田野调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反而生动地证明了问题的性质。在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人群中，系统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原理，是毫无意义的壮举。当发现以前的一些理论家们，连那些不算问题的质朴的疑问也不能痛快解答的时候，昔日宏大的理论时代也就随之瓦解了。人类学家开始走向遥远的岛屿和偏僻的内地村落，成为居住在那里的特殊人类群体的解释者。如今，也许社会上有人试图寻求对人类的某些更深奥的见解。然而，即使有人表明了见解，有关专家也未必会予以承认。大部分情况下专家可能会说，在本人所从事的研究当中那种情况是不贴切的。由于学术上的专业化，有意义的相互理解似乎只能在同类专家之间存在。用尼达姆（Needham）的话来说：“如今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在一般人们的眼里，争论点可能像康德（Kant）说的像蜘蛛网一样无足轻重。”^① 人类学者们发现的问题，正在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例如，研究者们热议的特定礼仪中使用的种种颜色啦、某血缘亲属体系的一种名称的准确意义，等等。仔细想一想，人类学这门科学虽然存在，但本身是不完全的，没有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一般论点。人类学创立不到一百年，始终不顾人们的兴趣和向社会传播科学的热情，开始转向类似带有宗教秘密性质的、只有少数专家感兴趣的话题方面。从人的意识和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质来看，可以说发生这样的转变是难免的。这并不能否

^① Needham, 1973, 第 785 页。（本书原稿采用 APA 文中介注的格式，翻译时改为脚注，本书后附有详细的文献目录，需要时请参阅——译者注。）

定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人类早期的兴致和乐观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当代人类学家大量的无效工作和彻底的犬儒主义。

随着专业分工日益细化，机械操作和统计计算代替了推断和反思，因此陷入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人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缺乏把本身的学说作为反省对象的态度。人类学者对左右某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及与其相应的理论倾向关系予以批判，或者重新认识有成就的老学者以前提出的观点，这类情况是可以的。但他们全然不想重新考察人类学本身比较基础的概念。其实，后来的知惠和重新研究同反省和自省根本不是同义语。人类学者以为自己亲身体验了某特定的异种文化，进一步通过资料掌握了许多知识，又相信自己是以公正的眼光看待人性，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自信感。现在普遍认识到，排除本民族中心主义，以客观分析取代主观倾向，才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那么，是不是可以自以为人类学研究本来就具备这些特征呢？事实上，科学的历史表明，学者们很多时候不顾自己的声明和专业范畴，把某些为一般人喜爱的老一套神话用学术修饰一番再供世人使用。人类学的情况无非也是这样。19 世纪的理论建构以人类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的思想为基础，继而又应用于人类学。

当今，不会再有多少人去争辩社会人类学是否一门自然科学。人类学既是一门特别的理论学科，又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对于从事该学科的学者来说，必须以某种特殊的眼力来观察整个社会。人类学也可以看作一种世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已证明过的事实与对人性的默然假想的混合物。也可以说其中混杂着我们西欧人根源性的、历史的、文化的大量体验。这是非西欧大学的学生在应付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经常遇到的困难，尽管他们可能在“硬”科学中出类拔萃。简单的技巧和积累事实并不是问题。相反，对他们来说，令人困惑的问题更可能是赞同开展这项研究活动的理由与否。

考察实际上是否存在人食人的现象，以及对认为存在这种现象的解释、评论进行研究，恐怕不能指望马上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圆满解答。

另一方面，对认为食人是人类学中没有疑义的不可挑战的“事实”之一，对不断出现的有关人性的理论等，也要加以重新认识。因此，如果要重新研究这类问题，就得跟不知不觉潜入人类学的人们的根本的默然基础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异种文化的文献资料大量记载了人食人现象。但是，通俗作家中有人怀疑^①；专业人类学家耍阴谋，不想让一般人知道那种“不文明”的行为，更不想搞清全部事实和加以科学说明。甚至在最近，某专业人类学家在学术杂志和普通杂志上发表文章^②，对同行学者们提出了同样的谴责。该专家批评说，与欧洲人接触以前的阿兹台克力族（Aztec）经常食人和用人体上供，但中美洲（Mesoamerican）的历史学家昧着学术良心，把记载真实情况的证据故意“隐藏”起来了。的确，可利用的资料很有限，而且人食人还存在着考察尸体的问题。尽管如此，一旦产生求知好奇心的人，是不会轻易撒手的。不管在哪本百科全书里，都能发现著名学家对此类话题的解释。在大多数人类学家看来，报告自己研究过的或一起生活过的人以前或直到最近吃食同类，这是他们的神圣的义务。

本书同前面所述形成鲜明对照，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以批判态度研究食人的事例和资料记载；第二，仔细研究一些资料和对资料的理论说明，更深刻地理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学发挥的作用和性质。人类到底是否有同类相食，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疑义的问题。如果同类相食的认识是被没有充分根据地普遍承认，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本身又成了富有吸引力的问题。

本研究潜在的偏向，至少可以说是倾向，应该预先告知读者。第一，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以及与同行学者的讨论和自己本身的深思熟虑，笔者认为，作为社会性认可习惯的人食人现象，不管哪个时代和地

① 参见 Hogg, 1973；另见 Sagan, 1974。

② Harner, 1977a, 197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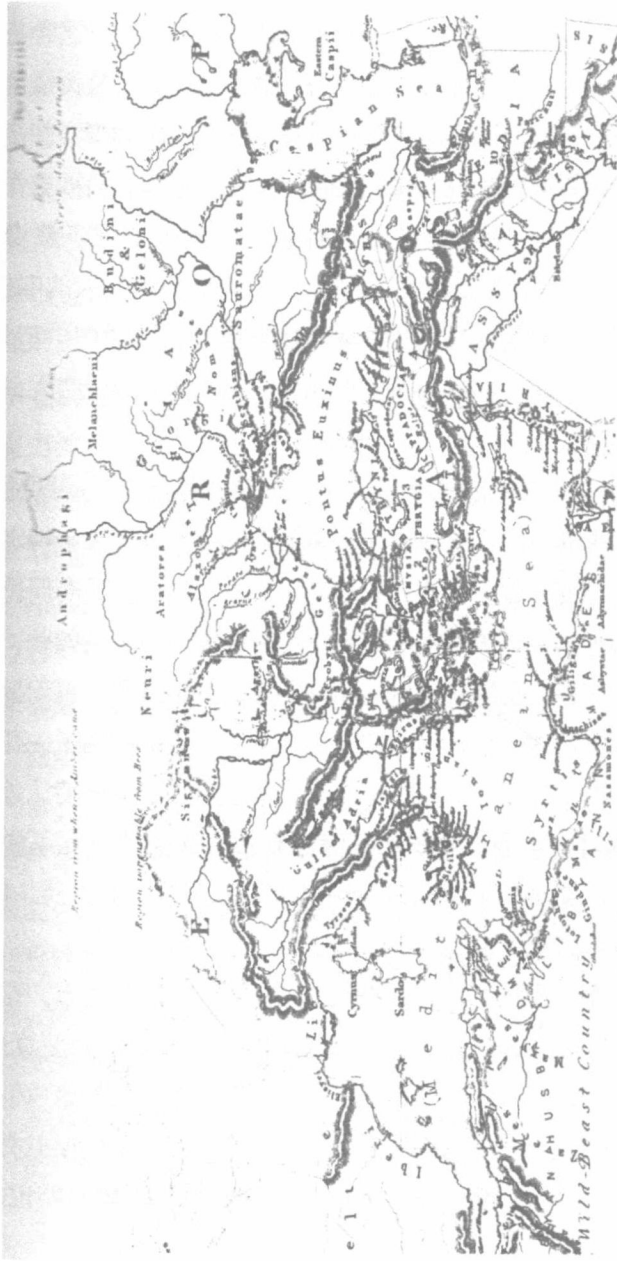
方，多半是没有的；但是，在生死抗衡的情况下，作为少见的反社会性行为发生人食人，在任何文化社会中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行为作为习惯没有先例，通常视为可悲的行为。当然，这一立场与传统的智慧和无数的报道相吻合，但试图确认可接受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却不会引起真正的兴趣。要想更深刻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必须认清被当作一般承认基础的虚假方面，或者至少说存有争议余地的方面。蒙台涅（Montaigne）对食人行为比较感兴趣，他说：“我们不是他人的喉舌，必须用理性的眼光去判断。”^① 他的这句忠告为我增添了勇气。但是，他又断言食人族成群结伙生存在世界一些地方，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所以应该原谅。

其次是本研究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在我看来，考证某个问题的时候，不亚于考证真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考证人们共性形成某个特定认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人类学在食人问题上，没有保持对待其他主题时所要求的文献资料标准和知识严密性标准。不但如此，在西欧文化对异种文化持近乎露骨的偏见和许多人的空想方面，也无批判地帮了忙。对于某种特殊的结婚形式实际存在与否一个劲转圈子，花费几十年时间进行学术上的论战。而另一方面，又不负责任地坚持认为人类‘一直存在着人食人现象，今后还将继续存在，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弄清人类共有的本质，但，一联系到现状则令人大吃一惊。

让我们先迈出第一步吧。“从这往东方大约三天行程的地方，这里居住着一些游牧民农夫。……过了这里，延伸着一片漫长的荒芜草地，其对面生活着食人种族。……恐怕再没有像该食人种族保持野蛮风俗的同类了。他们既不顾道义，又无章法。由于游牧的特点，他们穿戴类似斯基泰人（Scythian）^② 的衣物，他们说着（原作者使用斜体）特定的

① Montaigne, 1952, 第 91 页。

② 斯基泰，Scythian，黑海东北部草原的伊朗游牧民族。——译者注。



Map accompanying a nineteenth-century edition of Herodotus which locates the Androphagi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text—on the fringe of known civilization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upper center).

图①：这是19世纪出版的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地图。根据原著标上了食人族生存的位置。公元前5世纪，这里被看成文明以外的部位（即上部当中）。图中标号：①食人族生存区域；②土耳其；③地中海；④里海。本地图标出几个主要部分，其他看不清从略。资料里，这大概不是偶然吧。

语言。他们是这里一些民族中唯一食人肉的一个。”^①因为它可以系统地勾勒出人类学的发展困境，要准确找到食人族概念起源，才真正具有超越的可能性。这个观念类似世仇或宿怨。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一些从未看见过的人们经常食人肉——这种认识何时产生的……没人知道。大概这种认识将来也不会自动消失。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对异种文化最早的记录者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据说，早在公元前5世纪，他就主张把遥远的、文明圈以外的、陌生人们的野蛮风俗告诉读者。这就是说，人类学和食人的问题在西欧文明的摇篮期，同时出现在这些文献中。

至于我个人最早接触这一主题的情况，可以确切地告诉读者。那是1968年，我在坦桑尼亚一个农村开始实地考察不久，不知刮来什么风，有位当地居民和我交上了朋友，并领着我观看村子周围。在他自己家附近，有个邻居用斯瓦希里语（Swahili）喊叫着什么。当时，我仅知道一点斯瓦希里语，只好求助他翻译。当然，即使是初来乍到的人也会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客气话。我的向导明显感到为难，却告诉我没有什么事。我追问说，他为什么老是“mchinja-chinja”叫个不停，对方告诉我说是在打听伙伴。最后，经反复追问我才明白，这句话原来是“吸血”的意思。我也和在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大多数人一样，自己开始相信、或客气点说怀疑起当地大多数居民有吸血习性了，这一点是最早的体会。另有一位人类学家举了一个相识的非洲人的例子。一天，他被召到英国的管区长官官邸（the British District Commissioner's House），他以为一定是请自己饱尝佳肴。但是，他看到对方手里拿把刀子，他说他当时准备交出身体之前大闹一番^②。再据米德尔顿（Middleton）在一部1970年的论著中介绍，他在乌干达考察的卢格巴拉人种（Lubgara），稀奇地把他看成欧洲人中的不吃食非洲婴儿的家伙。至于我本人的体

① Herodotus, 1979, 第243页, 第272-273页。

② Fallers, 1969, 第83页。

会，说乐观也好，如今看来说简单也好，我总是努力让他们理解我也是和当地居民一样的人，到他们的村落里来没有特殊的目的，误解很快也就消除了。

不久以后，我从一些比较好交往的提供资料的本地人那里，搜集到有关吸血者的奇怪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好像他们亲眼看到一样说得有声有色：首先使受害者昏厥，再倒挂起来，血液由颈部的切口流到小铁桶里。然后，由消防车把血液运送到城市医院，在那里血液被加工成红色胶囊。于是，欧洲人按时地吃这种药丸。他们还告诉我，不吃这种药丸的欧洲人，在非洲根本生存不了。坦率地说，我想搜集的东西正是这类有关非洲人的传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戏剧的主角一下子落到了我自己身上，使我非常难堪。当时，对于这种把吸吮非洲生命力的角色强加给欧洲人迁居者，我不能充分理解这种传奇所包含的政治因素。若宽宏大度一点下结论：因为是非洲人，所以无智得要命。直到一年半以后我启程回国时，了解到还有很多入没有消除疑虑，这让我非常惊讶。尤其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没有丝毫的具体证据，但他们始终极其普遍而又顽固地信奉着食人这一变态的观念。英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旧殖民地，掀起了为国外作战的非洲人部队抽血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届时，附近的小飞机场虽未发生过一次火灾，但确是经常配备着一辆消防车。对于某些非洲人来说，这大概就是证明吸吮非洲人血液的欧洲人阴谋的充分根据吧。看起来，我们对非洲人抱有的同样观念，也不能认为是那么合乎道理的了。然而，当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在非洲食人的资料^①，听到有关现代俄国妇女以洗礼宗教为由吃食人肉而受到谴责的传说时，又再次燃起了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

我很快发现，在任何时代，不被人蒙上食人族这一烙印的群体可以说是没有的。其中，不妨从教科书中随便挑选列举一些惊人的食人族传说：非洲的刚果人（Congo）把战争中抓到的俘虏适当养肥后作膳食使

① Harrell-Bond, 1975。

用；斐济（Fijian）的首长们一定要用人肉做正式午餐，新几内亚（New Guineans）人在长期海上航行时，把船上的雇工逐渐一个一个吃掉，阿兹台克族按照宗教仪式举行盛大的食人宴会，南美洲的图皮南巴族（Tupinamba）有一种复杂的分配炸人肉片的礼仪成规，并当作料理技术之一保持着，等等。这类书的首要目的是吸引学生的兴趣，如果说同时又往往与销售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样小题大作、描写刺激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后来根据我的研究，发现这类文章的描述也有某种程度的根据，其大部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因此，在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有关食人族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吉朋（St. Jerome Gibbon）根据象形文字记载，描述了早在基督教创立以前的英格兰斯科特族（Scots）和彼克托族（Picts）经常津津有味地品尝“人肉的滋味”，因为对平时的饭食感到单调乏味，他们所以常常袭击牧羊人而不是羊群。但是，吉朋对斯科特族以后的发展表现了乐观的态度。同时，他对“新西兰也终有一天将成为南半球充满活气的土地抱有愉快的希望”^①。以类似的方法，在19世纪前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观点描写爱尔兰人的记述：“对于爱尔兰岛，我们很难确切介绍哪个方面，只有肯定的一点是当地居民比不列颠人（Briton）更野蛮。归根到底，他们有食人嗜性……父亲死后，亲人分食其尸体，把这视为一种荣誉。”^②斯特拉波（Strabon）还记载了爱尔兰人不懂得近亲通奸的戒律。这些记述如今仍很容易被人接受。把大约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化，同后来出现食人的、认为本质上没有区别的10世纪非西欧人的文化等同视之，这对我们来说是极普遍的。前面的记述都是只摘取食人的部分引用，撒开与原著有关联的语句。下面这段话是原著中的继续说明，“……但是，没有足以可信的证据。因此，这是在我个人充分

① Gibbon, 1900, 第508-509页。

②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les.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第198页。